

中國古代軍事學

軍用圖書社印行

355.0

Lx4

中國古代軍事學

軍用圖書社印行

編者叙

人，戰爭之動物也。宇宙，亦戰爭之宇宙也，或有形之戰，或無形之爭，蓋無不晝夜嬗遞；天體因之以變化，生物因之以演進，人類因之以文明；故戰爭者，雖爲危險可惡之事，亦不得已而必須預備者。吾人其勿存好戰之心，而必須具能戰之力，知戰爭之術，曉用兵之道，斯爲上焉者也。

方今科學日益發達，物質日益進步，學者方悉力於西學之追求，期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竊致力外國軍事學，固爲自強之要圖。然外國，物質之國家也；中國，精神之國家也。西洋科學較吾國先進二百年，如吾人學西洋軍事學，而出一步一驅之方

式，則吾人起碼已落後二百年也。因機器，萬不如西洋之偉大也，財富萬不如西洋之充足也，訓練萬不如西洋之成熟也，民性萬不如西洋之剽勇也，然則吾人將不能圖存耶？是又不然！蓋吾國以天然之天時，地利，人和，自有其精明之軍事學，足以禦敵，保國，安民。此學爲何？即中國古代軍事學是已。讀者，試竟閱此書，融會貫通，參之以吾國之氣候，地形，民性，再與外國比較，必知吾國之所利者，在於保守，外人不足以攻我也；吾國之所利者，在於陸戰，外國兵艦不足以臨我也；吾國之所利者，在於山戰，外國機關車不足以近我也；吾國之所利者，在於短戰，外國之長鎗大砲，將亦失其效用也；吾國之所利者，在於全民之戰，外國之資本家軍閥，不能與我相持

也。總之，能通兵法，則常能以少克衆，以弱克強，徵之古書，屢見不鮮矣。大凡古之名將，知兵法一二者，可勝；知兵法之半者，可霸；知兵法全部者，可王。中國古代軍事學之效用與價值，不亦大哉？余之作此，讀者幸勿誤會！余絕非頑固復古之人也，亦非反科學而重玄妙之人也，蓋中國自有中國立國之道，外國自有外國立國之道，兵法亦然。中國自有中國之軍事學，外國自有外國之軍事學，學者及軍事當局，幸兼取其長，折衷參用，則功效無極矣。

中國古代軍事學之重要：既如上述。軍事學之性質，又果何屬乎？人雖爲戰爭動物，却其根本乃政治動物也。戰爭不過因政治問題而發，軍事乃因解決政治問題出於不得已之手段，而期

以助政治之成功耳。故軍事學者：政治之附屬物也。凡明瞭政治而用兵者，無不勝。古者，武王之伐紂，管仲之霸諸侯，一匡天下；今者，黨軍之北伐，無不以少而勝衆，蓋政治爲其作用耳。非政治而用兵，則無不敗。古之窮兵黷武者，及今之軍閥，結果無不失敗，其明證也。故軍事乃政治之附屬物。毫無疑義。總理之論政治，亡人國者，恆恃兵力外交；又將軍政部列於行政院之下。內政部署，對內之平常政治組合也；外交部者，對外之平常政治組合也；軍政部署，對內對外之非常政治組合也；此三者，政治之本體也；立國之道，非此三者昌明不可！

軍事既屬於政治之下，其性質可得而知矣。然今之談軍事學者

，似乎尙未能明瞭軍事學究爲何物！有以操鎗持械爲軍事學者，有以攻城對壘爲軍事學者，殊不知此僅軍事學之一部耳。夫軍事學之最重要者，爲行政，卽軍隊之如何組織，如何調遣是也。其次要者爲紀律，軍士道德，貴於端品，不嗜嫖濫賭，亂喝亂喫。廉正旣養，則不貪黷，不擾民。在下能服從上命，在上能體貼下情，不罵人，不打人，所謂鐵軍者，卽有鐵似之紀律是也。再其次要者爲智識，不知不識，爲亂之階。軍人最貴乎知自己之地位，國家之情形，國民之狀況，自身之責任，敵人之情狀，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也。再其次要者爲戰鬥，軍隊之設，在於司戰，保國衛民。致勝之道，貴能衝鋒陷陣，埋伏包抄，描準射擊，所謂發必中，攻必取，是也。再其次

要者爲國防，沿江沿海，多設砲臺；海底江底，多設魚雷，潛艇；高山要塞，多設高射砲，所謂銅城鐵壁，堅莫能攻，是也。再其次要者爲社會運動，今之國際戰爭，在於對付帝國主義，國內戰爭，在於打倒軍閥，故戰爭動機，要以爲民衆謀利益爲旨，民衆必樂與贊助。如能領導民衆，對敵人，或不合作，以斷其活動之機；或攻擊，以擾亂其後方，則敵人不爲驚弓之鳥，必爲僵足之蟲，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者必昌，寡助者必亡，是也。再其次要者，爲團結，卽將官如何與士卒同甘苦，能得士卒之心，使士卒肯效死，是也。再其次要者，爲體操，卽徒手，遊戲，兵式，機械，野外，如何熟習，身體如何強健，能耐勞持久，是也。再其次要者，爲鎗械，卽

種種戰具之認識，使用，製造，設備，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也。再其次要者，爲工程，如鑿壕，架橋，種種建築，及破壞，是也。再其次要者，爲經驗，如野外演習，臨敵不懼，進攻不躁，後退不亂，所謂慣經沙場，從容不迫，是也。再其次要者，爲輜重，佚役餉糈，廣爲預備，不拉夫，不派款，不擾民，而士兵又無饑荒之虞，一心從戰，所謂仁義之師，天下無敵，是也。再其次要者，爲愛敵，凡兩方對壘，必有一是一非。兵家之出師，必正其名，必彼非而我是，如我非而彼是，則我非軍事學家矣；如敵人不是而能以大義責之，曲直明之，彼翻然悔悟，傾心服我，則其成功實大：所謂善戰者，攻心，是也。再其次要者，爲愛民，兵不生產之人也，全仰仗

於人民以爲生，其主要目的在保護生產。國家興師，如保國保民者，義兵也，必勝；如爲個人爭權利者，賊兵也，必敗。如近來民權進步，人民可直接參加戰爭，或助或阻，勝負以定，所謂載舟覆舟，所畏惟民，是也。再其次要者，爲主義，古之兵以無知服從爲主，今之兵則以有主義，能自動奮鬥爲本；古之兵所恃者惟一將，將亡則瓦解，因將之生命有限。亡則士兵無所適從，今之兵所恃者應爲主義，主義乃永久不亡者也；將雖亡而主義仍存，士兵如能惟主義是從，以主義爲中心，團結奮鬥，雖無將若有將，此雖不易實現之事，但一實現，則其在軍事學上之重要，將居首席矣。

因國家之不安，人民之不保，故有中央國軍之組織，即普通軍

隊是已。因國軍之不足恃也，遂有地方軍之組織，即普通巡警是已。因地方軍之不足恃也，遂有社會軍之組織，即普通之民團是已。國軍只能保護中央二三大官而已，地方軍只能保護資產階級而已，社會軍只能保護豪紳而已，此古今中外之天然情勢，（幸吾國民革命軍，尚能力矯此弊，）而國家人民，又何嘗真能享其庇蔭耶？將來之趨勢，將演成個人軍，未可料也。個人軍者，即人人皆武裝起來，造成相當戰鬥力，以保平衡均勢，其他軍隊可勿虛設，是亦軍國民訓練之本質也。

軍國民訓練，漸為立國之必須。歐美軍國民訓練之國家也，俄國亦軍國民訓練之國家也。前者為資產階級之軍國民訓練，以其主持者全為大資本家，其目的亦在保護財產，有產階級始能

居重要地位，故謂之爲資產軍國民訓練。後者爲無產階級之軍國民訓練，以其主持者全爲共產黨員，其目的亦在保護共產機關，無產階級之農工始爲有鎗之正兵，有產階級僅能爲佚役耳，故謂之爲無產軍國民訓練。我國乃全民政治之國家，故軍國民訓練，應爲全民軍國民訓練。外國之衝突在階級，中國之衝突在是非，階級之中有是非，是非之中無階級，故外國所爭者多，中國所爭者少。中國本爲和平大同之民族，言軍事學在守而不在攻，五千年之歷史，以秦始皇漢武帝等之好武，亦不過守禦防匈奴而已。吾國之所能取勝於世界者，在三民主義之青白化，軍事不過爲守禦圖存之備。然以現今之列強帝國主義，惡焰方熾，而軍事學之研究，實又國民之刻不可緩者：此書實

爲軍人精神訓練之主要部分，願同志同胞，幸勿忽之，起而研究，發爲實行，國家前途，實利賴之。

軍事學家之出，必起於衰亂之世，弱小之方。太公之出，因殷紂之暴虐也。黃石公之出，因秦始皇之橫暴也。諸葛亮之出，因曹操之跋扈也。蓋暴亂之世，實足以刺戟仁人智士之心，思有以剷除制勝之，則軍事學之動機起矣，軍事學之原理出矣。此書專論軍事之原理，並未論及軍事之制度，實施，練習，謂之軍事哲學可也。如能明此原理，則其變化將無窮境；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運用之，則一切軍事，皆易如反掌也。

陳毅夫敘於首都煤溪山莊

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新式
標點

中國古代軍事學目次

陳毅夫編

卷一 風后兵法 (握奇經)

一 總述

二 握奇經續圖

三 八陣總述

卷二 太公兵法 (六韜)

一 文韜

文師第一

盈虛第二

國務第三

大禮第四

明傳第五

六守第六

守土第七

守國第八

上賢第九

舉賢第十

賞罰第十一

兵道第十二

武韜

發啓第十三

文啓第十四

文伐第十五

順啓第十六

三疑第十七

三
龍韜

王翼第十八

論將第十九

選將第二十

立將第二十一

將威第二十二

勵將第二十三

陰符第二十四

陰書第二十五

軍勢第二十六

奇兵第二十七

五音第二十八

兵徵第二十九

農器第三十

四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三陣第三十二

疾戰第三十三

必出第三十四

軍略第三十五

臨境第三十六

動靜第三十七

金鼓第三十八

絕糧第三十九

略地第四十

火戰第四十一

虛壘第四十二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突戰第四十四

敵強第四十五

敵武第四十六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少衆第四十九

分險第五十

六 犬韜

分合第五十一

武鋒第五十二

練士第五十三

教戰第五十四

均兵第五十五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武騎士第五十七

戰車第五十八

戰騎第五十九

戰步第六十

卷三 太公兵法 (三略)

一 上略

二 中略

三 下略

卷四 孫子兵法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謀攻第三

軍形第四

兵勢第五

虛實第六

軍爭第七

九變第八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

卷五 吳子兵法

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卷六 尉繚子兵法

- 天官第一
兵談第二
制談第三
戰威第四
攻權第五
守權第六
十二陵第七
武議第八
將理第九
原官第十
治本第十一

戰權第十二

重刑令第十三

伍制令第十四

分塞令第十五

束伍令第十六

經卒令第十七

勒卒令第十八

將令第十九

踵軍令第二十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下第二十二

次 目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下第二十四

卷一 風后兵法

(握奇經)

(漢) 公孫宏解

宋高似孫曰，馬隆本作握機敘云：風后，軒轅，臣也；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人稱諸子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孫宏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衍四字。

一 總述

經曰八陣，四爲正四爲奇。

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公孫宏曰，世有八卦，陣法

其說不用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餘奇爲握奇。

舊注奇讀如奇耦之奇。解云：說奇正者多矣，而握奇云者，四爲正，四爲奇，餘奇

爲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起八陣之急處。

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

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

一作有風雲

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

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

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聽音望塵，以出四奇。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一作三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卽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公孫宏曰，傳項氏陣法，依此今按而前列等八字舊文在，依此注下誤也，故遷次以成之。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聯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一作天或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

一本下有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一作其次天衝，其次地衝，左右相風象二字。

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

一作其次地，兩地為比是也。公孫宏曰，此為地為從，天陣變為地陣，或即其次天中間。張弛布擊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為動也。一

本自公孫宏曰，動靜二縱布天一，一作兩天，一無兩字，而縱字上天二次

之。天二縱布地四，次於天後。一作縱布四地，四地次縱布四風，作兩天

挾天地之左右。地字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一無二句，一無天地字

，一無居其右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一本下有比為動也四

後衝五字。公孫宏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圓布，已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

說相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近

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予今於難解之處字發明之耳一本其部隊下

上五十云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以為經文誤也按公孫氏稱與其異者天或圓布次遊軍定

兩端下以為正

經而以天有衝

止觸類而長列於續圖雲翔鳥之下今馬本尙如此

一一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初警衆，末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鬥。

金音五：

一緩鬥， 二止鬥，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背一本作趨，

磨法五：

一玄， 二黃， 三白； 四青，一作赤 五赤，一作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青，一作赤。八地後，上黃，下赤，一作青。

陣勢八，天，地，風，雲，

飛龍，翔鳥，虎翼，蛇蟠。

二革二金爲天。三革三金爲地。

二革三金爲風。三革二金爲雲。

四革三金爲龍。三革四金爲虎。

四革五金爲鳥。五革四金爲蛇。

舊注此八陣名
用金鼓之制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

師進南。一作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一作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鞞音不止者，行伍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二隊天衝，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合作二十四隊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爲虎翼，天地後衝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翊鳥。

三 八陣總述

晉平 護軍西平太守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馬隆述

治兵以信，求聖以奇。清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匹陳讚

動則爲奇，靜則爲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佚輪輒定。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爲陳之主，爲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元。風能鼓動，萬物驚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讚

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下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鷺鳥擊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下必

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爲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與虎爲鄰。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伐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奇兵謨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人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爲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陳趨地，斷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鞀鼓

紅塵戰深，曰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犇乍背，或縱

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鞞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未收。麾者指揮，角者驚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光目一作光目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爲。利物禁暴，隨時禁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爲將，夕惕乾乾。舊闕四字其形

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爲陳，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

一作天下

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斐緒之論，又以爲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千七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掘奇，而又有人陣焉，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入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

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圖成罇俎。帝用經略，北逐燠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晨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得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爲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法 兵 后 風

卷二 太公兵法

周太公望撰

一 文韜

文師第一

文王初遇呂
尚立以爲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虜，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目前人卜兆會致此否。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

鈔有三等權術。始焉以餌取魚。既焉香餌必有死魚，終焉因魚之大小

而異

用。祿等以權，

今以祿取人，等以餌取魚之權。

死等以權，

重祿之下，必有死士等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之權。官官

等以權，

官人必因其才之大小而異任，等於因魚之大小而異用之權。

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

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淵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

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

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

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直諫

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綯餌香

，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

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

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

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

獨見。樂哉。

聖人之以德而誘人歸者也。固其所獨見而獨樂者也。

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

立歛焉。

惟聖人有獨見，故慮人各有所歸之，次而立爲收歛人心之法焉。

文王曰：立歛何若而天下歸

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盈虛第二

氣化盈虛皆人事所致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旨氣運言所以然

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

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

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

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

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

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葇桷椽楹

不斷，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藿

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於無爲

。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

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

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尊也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務第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奈何？
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使民不失常生之務，是利之也。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斂則予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



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第四

君臣之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上之禮，唯在臨蒞。

爲下唯沉。爲下之禮，唯在沉伏。臨而無遠，無遠於民沉而無隱。無隱於君爲上唯周，

德意周徧爲下唯定。分守安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柔和節制而又先之

甯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

公曰：勿妄而喜，勿逆而拒。勿妄於聽信而許之，勿逆其不可而拒之許之則失守，拒

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及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奏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第五

文王欲明傳於武王者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自止而不進矣柔而靜，有所守恭而敬，非偽強而弱，不過強忍而剛，不過忍

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第六

人君當守仁義忠信勇謀之六者

文王問太公曰：君主國，民者其所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重而觀其無轉，志使之而觀其無隱，情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試以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

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財用足而無所憂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第七

文王謂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之御其四方。之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人已有勢而又借國柄以益之是壑已深而又掘之丘已高而又附之也無舍本而治末。國本在權柄若借人國柄是舍其本而徒治其末矣日中必彗，乾暴，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

不塞，將爲河江，熒熒不救，炎炎若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疎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守國第八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

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皆然也。此言仁聖出處之道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所寶在民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聖人乃發之以陰，而爲兵刑。會之以陽，而爲德澤。聖人先倡於上，而天下和。行之，倡和之，極則斯民反復於常道之中，自然皆得而無失。莫進而爭，亦莫退而遜矣。

上賢第九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

，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功，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問辯詞，虛

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君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

曰：善哉！

舉賢第十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第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目耳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大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第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

心專一者能獨往獨來。無敵黃帝曰：一者階於道，機於神，用之

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於慮亡，樂者非樂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曷憂其流乎？武王

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言兵之所以勝者宜密，無使其知而通而吾又不可不知彼之機而速乘之也。

一一 武韜

發啓第十三

發啓憂民之道

文王在豐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尙脇予憂民？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

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

。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

見其顯者，隱者，而知其心之昏惑。

必見其外

，又見其內，乃知其意。

見其作外，作內，而知其意之迷亂。

必見其疏，又見其親

，乃知其情。

見其所疏，所親，而知其情之乖戾。

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

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鬥，

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

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

，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

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

以智謀勇利而利天下者。天下之人自以智謀勇利啓之。若以智謀勇利害天下者

而天下之人必閉之而不敵矣，何也。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

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

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鷲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彌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利，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啓第十四

以治
啓文王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執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

何嗇，何憂，萬物皆適，聖人無所憂慮各嗇，而萬民自得所，自聚集。政之所施，莫知其

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

而復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

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不自表著其功也。夫天地不自明

，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

，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

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

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

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煩，刑煩則民憂，

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

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

！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爲常。

文伐第十五 以文事伐人之法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驕且志而因謀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

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伐，躲遺以誠事。

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人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飭聖人，國乃大偷。使自尊大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旣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與之相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

，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爲乏，陰內智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收彼豪傑，納彼智勇以益吾之黨，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武，成事所謂上察天下，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順啓第十六

順人心以啓發天下之事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

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三疑第十七

武王所疑者三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因敵之強，而能慎我之謀，用我之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

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人，除民之害，淫之以色，陷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悟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餵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
以吾心之智生財，由是以財而致衆，以衆而致賢，以賢而致王矣。

三 龍韜

主翼第十八

王者行師必用人以爲羽翼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

，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敕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服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如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

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議論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犯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敲之意，以爲間謀。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其目一
十八等

論將第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

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_殺之也，急而心速者可久_持之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_擾之也，智而心怯者可窟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_{事煩}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

，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

兩國不有一亡，則必有一破軍殺將，此見將之關係

最重。武王曰：善哉！

選將第二十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

？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作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

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

，有精精而無情者，外若詳細而中無情實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

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慳慳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

實者，有詭激而有功効若，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

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外貌嚴厲，而中反沉靜愿慤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

不至，無使不遂者。出外克稱任使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

非有大明不能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衆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證：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曰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立將第二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

。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而勿坐，未食而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鬥，氣厲青雲，疾若馳鶩，兵不接

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甯。武王曰：善哉！

將威第二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

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誅及於大則威以賞小爲明，賞及於小則明以罰審爲禁

止而令行，用罰詳審，則三軍順從。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

萬民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勵軍第二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惡聞鼓聲而喜，樂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之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

陰符第二十四

人主陰爲符節以通將意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土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告者，聞者，皆誅之，八將者，主將祕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陰書第二十五

君將有又陰書以通陰符之所不能盡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繪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遣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以一書分作三部使三人各操一分送與一人知之，而三人雖操，亦不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軍勢第二十六

軍行遲速之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

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辯則危。聞敵之情則思議之，見敵之情則思圖之，知敵之情則思危之，辯敵之情則思危之。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萬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

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奇兵第二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

爲變動不測之計

深草蓊鬱者，所以遁逃也。

處軍於此，爲逃遁之備。

深谷險阻

者，所以止車禦騎也。

止禦敵人

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

借險

阻之勢
爲助

拗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

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疾戰以破敵
謀之精微詭伏設

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

方也。擊破敵人
方圓之勢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

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

，所以踰水戰也。踰水
而戰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

也。鼓行謹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暴雨者，所以搏前擒後

也。乘機以擊敵之
前掩敵之後僞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絕敵
糧道謬號令與敵

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

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

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

臣下也。處高敵者，所以警守也。便眺望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

。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往來潛默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

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五音第二十八

兵家察五音以佐勝之理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

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

，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

也。

宮屬於中方之土神。商屬西方之金神。角屬東方之木神。徵屬南方之火神，羽屬北方之水神。此乃道之經常者也。

金，木，水

，火，土，各以其勝攻也。

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各以其勝者，而攻不勝者也。

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

無為而治

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

五行。

法五行之相克者以制剛強。

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

五行皆天地自然之道與六甲各有分屬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是也且其神又極微妙如木神曰青龍火神曰朱雀土神曰勾陳金神曰白虎水神曰玄武

是也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

，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

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

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

當以青龍。

其聲應乎角音之管是敵陣木神用事矣當以白虎方位此五行之符日時勝之蓋角聲屬木白虎屬金以金能克木也餘倣此

，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

皆在外候。

言五音微妙又有候於外而得之顯微相符者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

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

角屬木枹鼓以木為之。故聞敵人枹鼓之音，則知為

角聲之

應，見火光者，徵也。

徵屬火故見敵人火光則知為徵聲之應

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

也。商屬金，而金鐵矛戟皆金也，為商聲之應

，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

嘯呼屬口，口屬水，羽亦屬水，水聲

清亮，嘯呼之聲似之，故為羽聲之應。

寂寞無聲者，宮也。

宮屬土，土性靜而無聲，故為宮聲之應。

此五音者

，聲色之符也。

兵徵第二十九

兵家勝負之徵兆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

為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

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靜動，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遶，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溼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

之氣出而東，城不可破。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
此勝負之徵見於地也 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之人。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
此勝負之徵見於天也 武王曰：善哉！

農器第三十 以農器喻即兵器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
 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

言攻守之器具盡於農人之事。相為符合。 耒耜者，其行馬疾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

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篩蓋笠者，其甲冑干櫓也。

鑿錘斧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

。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鑿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不使雜居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每日限其尺寸之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四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

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間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問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車上之蔽七十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亦車上之蔽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畫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

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

從旁衝擊者也

，三十

六乘，螳螂

虫名有奮擊勢故取之

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輜

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

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

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

此上俱論車此下俱論器

方首鐵楮維盼重十二

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楮，大柯斧刃長八寸，

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飛

鈎長八寸，鈎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

。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一百二十具一名，

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

，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

。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尺，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暝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鋌矛，千二百具，張挺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廿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欲其通也以環利通紘張之，欲其圍也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

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此言飛江及天浮鐵螳螂之用以濟大海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三百枚，環利小微縲，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鍤，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棧張之，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鏹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

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杖，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椽大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一千，予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為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

三陳第三十二天地人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
兵家取此象 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
兵家取此利 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善哉！

疾戰第三十三

受圍疾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為之奈何？

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必出第三十四

受圍必出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斷我糧食，敵人旣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鬥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立旗，操器械，設脚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

强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强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鬥，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堠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我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鬥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後軍設雲火遠候，必

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鬥，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略第三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若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若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輶輜；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

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則晝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鞞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鋸，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臨境第三十六

與敵臨境
相拒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鞞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不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而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

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率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敵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動靜第三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相望，衆寡強弱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陳不固，後陳欲走，前陳數顧，鼓噪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各鼓噪而俱起。

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之慮我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誠哉！王之間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侯，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疎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金鼓第三十人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隘塞不守，斥堠懈怠，士卒不戒，敵

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與誰何之人也不絕，人執旃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十人爲一屯，戒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敵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進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絕糧第三十九

敵人絕我糧道而禦之之策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

，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地，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失誤，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地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卽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略地第四十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卽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

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出，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幸在一入，如此，則天下和服。預先分軍三處，其大城置一空缺，使得出走；吾以一軍要擊之以一軍禦其別軍，以一軍入城，於其老弱獨在者，撫之而勿殺。武王曰：善哉！

火戰第四十一

比言用火
攻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翳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我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卽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卽引

軍而卻，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强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强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虛壘第四十二

敵人以虛壘疑我而我應之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人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爲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

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五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林中戰
交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

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突戰第四十四

衝突戰門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于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吾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

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車，馬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吾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吾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擊，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鬥，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強第四十五

敵人強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山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

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鬥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第四十六

敵人武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馬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王。武王曰：爲

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强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强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强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處山之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

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旣以被山而處，必爲烏雲之陣。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右，備山之左；處山之左，備山之右；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衢通道路，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我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處澤之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

我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主。必因敵使，精微爲寶，

當用金玉於敵使，而求途，又不可被其誤。

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烏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

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少衆第四十九

以少禦衆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勝強，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溢路。以弱擊强者，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武王曰：吾無深草，又無溢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鄰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

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分險第五十

遇險阻而分守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

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

山之右，急備山之左；

此言處山險之法

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

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

此言處水險之工

以武衝爲前後，

列其強弩，令行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

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

左右，三千人爲一屯，必置衝陣；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

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

勝乃已。此上言險戰之法。合處山處水而言。武王曰：善哉！總之處險之法必當使不窮於險而得乘險以寬其力。

六 犬韜

分合第五十一

三軍既分而又合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前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武鋒第五十二

選用勇武鋒銳以待敵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

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練士第五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

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言能寇暴敵兵也有王臣失勢，復欲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讐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婿入虜，欲揚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純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言其待命於上也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教戰第五十四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
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

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揮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

均兵第五十五

車騎步三者
相兼用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司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軍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

先反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此正言三軍之衆車騎與步各成行陣而勢相當則易戰之法，

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

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地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

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

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

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又申言車騎之勝步卒如

此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

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車之吏數如此易戰之法，

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

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

步，隊間五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

以車而易戰，險戰之陳法，如此。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

，二百騎一將。騎之吏數如此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步

，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

，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騎一吏，

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以騎而易戰險戰之陳法如此武王曰：善哉！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此言車戰用武士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騎士第五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戰車第五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經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

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卽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卽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卽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馳旁驅，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戰騎第五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鬥，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竟；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鬥，薄其前後，會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使人無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

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擄；此騎之十勝也。言十勝而止，有武王入或脫簡也。

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進

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戰步第六十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困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吾惟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

行，馬進步，攔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

卷三 太公兵法

(三略)

三略，略謀略也，本太公所作，黃石公嘗推演之，以授子房，故後世以爲黃石公之書。

一 上略

夫主將之法，爲人主大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招賢士賞祿有功，祿功臣通志

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

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言又常通其好惡之

志，同好則事無不成，同惡則人皆傾心矣。蓋凡國家之所以治安，所以破亡者，恆由好惡之得人失人，致之。而生民之同類者。又皆願得其志者，主將可不通其

志乎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引言示人以柔者能制人之強柔者

，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人之所攻：

此釋言柔弱所以以制剛強之故。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此申言四

者各有言主將當兼剛柔兼此四者，而制其宜。強弱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

。事機之始終未見，而吾剛柔強弱之用，人莫能測。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

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此以天地神明擬之，言天地神明之用，因物推移，無有常迹，為主將者，剛柔強弱

，變動無常，亦因敵以轉化不先事其主持，但視敵人之動而輒隨以應之焉耳。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

八極，密定九夷。此申剛柔強弱得宜之效言四者各適其宜，故能制無疆之勝，而成天王之威，八極自此康正，九夷自此密定矣。

如此謀者，為帝王師。又贊美之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

守微，乃保其生。若能守剛柔強弱，微妙之用，乃可保其生民。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

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宅室，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

臆，而敵國服。聖人存剛柔強弱之微于心，而隨事機以應之，但見其舒之，卷之居之守之，幾微莫測，運諸胸臆之中，而敵國為我制服

矣。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

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又引言以足上意夫為國之道，

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治國無遺策所適

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能信賢愛民，則上下一心，兵之

所往，如肢體之相隨，如骨節之相救，此天理之自然，其中機巧無間可窺也。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審

人心以施百勝如下文所云危者安之，扶之懼者歡之，撫之叛者還之，還其窺者

原之，原而訴者察之，察其卑者貴之，貴而强者抑之。禁抑敵者

殘之，敵人害吾民者起兵殘滅之。此上八事皆就治民言。貪者豐之，將貪者足其財用欲者使之，使其

畏者隱之，隱而謀者近之，與之讒者覆之，覆而毀者復之，反復

反者廢之，廢滅橫者挫之，挫抑損者招之，招來

服者活之，全活降者脫之，解脫之。此上十獲固守之，得堅固之獲阨

塞之，得險阨之處則塞之獲難屯之，得艱難之處則屯兵獲城割之，割地獲地裂之，裂分

封獲財散之，散財於衆。此上六事就所獲者言敵動伺之，伺察敵近備之，防備敵強

下之，卑下以驕乙敵佚去之，引去以避之敵陵待之，敵勢陵我，當待其衰敵暴綏之，以仁

綏之敵悖義之，以義服敵睦攜之，攜間其心順舉挫之，順理舉事，以挫敵氣因勢破之，

因勢出奇以破敵衆放言過之，軍中放言敵勢則過譏之不使惑衆四網羅之，敵國有賢士則四面網羅與之不使敵用得而

勿有，得敵地而自不有其功居而勿守，得敵居積則散於衆而不自守拔而勿久，拔敵城不立而宜久處

勿取，既立敵後不可復取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始焉謀為攻敵之事，皆

已有之，而不使將士知其利之所在。彼為諸侯，已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焉終

使有功者為諸侯，已為天子，俾各自保其城，各處其土。自敵動至此，皆就待敵而言。世能祖祖，鮮能下下，上祖字

言下祖字指君言上下字以禮貌言下下字指民言祖祖為親，下下為君。祖祖言世人但知以祖禮尊其君而不知以禮下其民固斯

民親上之道而下下實為君之道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

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言能盡下下之道，如此則君富而民樂矣。然後選士

以司牧之，言既富樂然後選士以教養之此亦下下之道也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

英雄，則敵國窮。

此言英雄之當致，言能羅致敵國之英雄，則敵國自然困窮矣。

英雄者，國之幹；

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

又並舉士民而言之，言

有能如此，則政事所行，無怨我矣。

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

祿重，則義士輕死。

言崇禮重祿，足以得士如此。

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

，則下力併，敵國削。

承上言其可以克敵如此。

夫用人之道，尊以爵，瞻以財

，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厄之。

再申前意。

夫將帥者，必

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

因。

士卒同心，則我能以全取勝而敵之莫我當者，亦全因乎此矣。

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

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

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引此以證上文同滋味之意。

軍讖

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灶未炊。

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揮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

安，與之危。同安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

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引識而言，以證上文共安危之意。

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號令明戰之所以全勝者，軍

政也。軍政修士之所以輕死者，用命也。用將命故將無還令，賞罰必

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賞罰如天時地理之一定，乃可使人赴敵。士卒用命，乃可越

境，士卒用將命，乃可越入敵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

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亂法之將，不可統軍持勢，故不可保軍，乖離之衆，不能制勝敗

敵，故不可伐人也。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敝，

士力疲敝，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

。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

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

軍必喪。此甚言亂將乖衆之不可用也。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

推己以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

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

此皆恕恕治人所致軍讖曰：軍以賞爲表，罰爲裏，表裏就言先後賞罰明，則將威

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

適，其前無敵。賢者之有益於人國如此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就君言將可樂而不

可憂，就將言謀可深而不可疑。合君言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

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此反上言之夫將者

，國家之命也，將能致勝，則國家安定。此又承上意而正言之軍讖曰：將

，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

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此皆為將之要道故曰

，仁賢之智，智略聖明之慮，謀慮負薪之言，賤者言廊廟之語，貴者語興

衰之事，前代將所宜聞。引軍讖而推及數者，皆為將者宜知。將者，能思士如渴，則

策從。為將者思士如渴，則策士從之矣。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

。善惡同，無則功臣倦。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

則衆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顧家，則士卒貪色，將有一，

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

國。承上八失而言，隨其所軍讖曰：將謀欲密，密士衆欲一，專攻

敵欲疾，疾將謀密，則奸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

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敵不能奪吾計將謀泄。則軍無

勢，外窺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奸會，將有此三者，軍

必敗。

我必爲敵所敗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

，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

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誠也。軍讖曰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

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

之所死。

效死

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

以其所願歸者而招之，以其所效死者

而示之，則吾所求之上自至矣。

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

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上言爲將者，當以禮賞待上，而此又言其不可倦也。

軍讖曰：興師之

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隆恩於士，撫養其民。

以寡勝衆者：

恩也。以弱勝强者，民也。

由其能隆恩而養民也。

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

。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良將厚於養士，不改易於養身者，故能使三軍齊心如出一人，而

勝可全也。軍識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

，審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五者皆察敵情之事也。故國無軍旅之難

；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

樵蘇刘薪刘草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二千里

，無二年之食，三千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

，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此又獨申度其糧食

之軍識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

賊，是謂亡國。此言煩刑重斂之禍軍識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

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此言奸詐欺蔽之禍軍識

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

同位相訕，是謂亂源。此言羣小朋黨之禍軍識曰：強宗聚姦。無位而尊，

威而不振，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

譁誼。臣蔽不言，是謂亂根。此言強宗擅權之禍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

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軍，是謂國姦。此言世家姦欺之禍軍

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

，國受其害，此言分守不明之禍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

。不肖在位，國受其害。此言不能進賢退不肖之禍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

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此言本弱軍枝強之禍軍

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

。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

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

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此言佞臣用事之禍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王

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此言姦雄蔽主之禍故主

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遷。主任舊齒，萬事乃

理。人任者舊之臣及年齒老成之士則萬事可治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

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上文既以十禍戒人主而此又以六事勉人主也

一一 中略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君臣忘言而化自流，故天下無所歸美其功

。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

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

。雖有言有令，而君臣讓功，不待禮賞有功之人，而自勸，蓋盡美而無害者也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

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戰鬥之患。

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

害。三王之時，不但有言有令，又有法度，以制四海之人，而君臣無所疑貳，是亦美而無害者也。霸者，制士以權，

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譯者，君臣道衰而

以權制，士結以信，使以賞，即其權也。此見其不美而有害矣。此上四條，重論君臣相與之道，而化功則帶言之耳。軍勢曰：出軍行

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此引言爲將者當專制于己也。軍勢曰：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

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因四等人之至情而用之，此行軍微妙權術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

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

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其惑衆心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當以恩禮，不以財貨。故

義者，不爲不仁者死。不仁者，不能使士以禮，故雖有財，義士不爲之死。智者不爲閻主謀

閻主不達事機，故雖有財，智士不爲之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

，無威則失權。言人主當有德有威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

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言人臣當有德，有威而威亦不可多也。故聖王御

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觀氣化之盛衰，度人事之得失，而為之兵制。故諸侯二

師，止用二軍方伯三師，止用三軍天子六師，六師六軍也此乃聖王之制世亂則叛逆生，

聖王不作軍旅無制故叛逆之人始作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聖王澤竭，則諸侯競相盟誓，擅行征伐。德同勢

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招徠賢士與眾同好惡，體順人情然後加之

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

計無以成功。計策，譎奇，陰計，三者皆權謀之事。自世亂至此，皆言衰世戰伐之事。聖人體天，無為賢人法

地，有智者師古。所重在此句以起下文。人主當曉三略之意。是故三略為衰世作，上略設

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

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三略之大意如此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賢

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

，審治亂之紀。此言人主能曉三略之益也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

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

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高中州

善國，以富其家。重美色珍味，以悅其心。厚夫人衆一合而不

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將帥班師之際，乃

國家存亡之階，不可不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此霸者制馭人臣之謀略

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

勢主祕焉。故霸者之作，爲論之固，駁雜而未純乎王道，然所以存社，稷羅英雄者，實中略所舉載之權勢也。故權勢之主祕而不洩焉自人臣

深曉至此皆言人臣能曉中略之意。

三 下略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言此以起下文故澤及於民

，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

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此言能澤其民，則必致賢聖之人，而其國強大也。求賢以德，致

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

之徵。此言聖賢去國之害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賢人

之行政，使人降伏也，以屈體下人。聖人之行政，使人降伏也，使心安意肯。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

終。體降，但可圖始，而不可保終。心降，固可圖始，而又可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降體必以禮貌，降心則

中心和樂，而無所勉強。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

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

德。此詳言降心以樂之實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人心和樂

有如此者乃作音樂以節宣之使不失其本心之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

身。樂人者，久而昌。樂身者，不久而亡。此言人君為樂不同，釋而存亡亦異如此。

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

，勞政多怨民。佚政必德嘉言，故多忠臣。勞政必煩其民，故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不務

廣德者強，能有其已者安若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

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造謀作事務廣其地，而踰越法制者，終必喪敗。此言什近謀遠，而務廣其地者，必

無功也。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

，治之要。此言欲行教化者，宜順而不宜逆也。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同原于性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

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武一此言其用也故夙

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

也。得已得人，德人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此言夫人體行五者之事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

，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

道不通。綱常之道不行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此言命

相因之弊千里迎賢，其路遠。難致不肖，其路近。易是以明君舍近而

致遠，故能全功尙人，而下盡力。舍不肖之易致者，而取夫賢人之難

，而下皆盡其力也。一云全功尙人，分看求者，故其致治之全功，高出乎人全功者，保治功也。尙人者，尊賢人也。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

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此言

之進退各得其類而人君能佑善誅惡則衆善至矣衆疑無定國，在衆惑無治民。在疑定惑還，

國乃可安。此言疑惑之當去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

善令施於順民，惡令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此言人君施令之道使怨治

怨，是謂逆天。使怨者治怨人必違天理使讎治讎，其禍不救。使讎者洽讎人其禍必深治民

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甯。治民當使讎怨均平，而所以致其均平者，又當

先清我心，而忘其讎怨，則民自得所而天下平甯矣。犯上者尊，之貪鄙者富，之雖有聖主，不

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禁則化行而衆惡消，此言人君處置有夫

得，而治道因之。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

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崇禮貌致

節義之士，脩其道。尚道德然後士可致而民可保。此言人君所以致士之道夫聖

人君子，明盛衰之源，氣通成敗之端，人審治亂之機，世知去

就之節，進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

者，時至而動。乘時而出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與君合德則建殊絕之

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此言聖人君子出處之不苟如此聖王之用兵，非樂

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灑燭火，

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不驟者，

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

是天道也。秋冬收斂肅殺之道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

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法天道以用兵，而不敢違失此段言聖王用兵之本意。豪傑秉

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

。殺生在君，國乃可安。豪傑有權勢者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

足，國乃安樂。四民士農工商也此言所以處豪傑待四民之道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

，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此言人臣不可失內外之宜大臣疑主，衆

姦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此言君臣之間，當

信心而明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

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

此言君子當進賢也。利一人而害百人，萬人

則其失如此。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如彼。此言小人不當利而當去也。

法 兵 公 大

卷四 孫子兵法

魏武帝註孫子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尚書。入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千歲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况文頗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孫子三卷魏武帝注，吳起二卷，司馬法三卷，皆宋雕本。嘉慶五

年三月，屬顧茂才，廣圻影寫刊版行世，爲之序，內孫，吳，司馬，之書，見漢藝文志者，孫子篇卷不止此，然史記已稱十三篇，則此爲完書。篇多者，反由漢人輯錄。吳起書存六篇，或是亡佚。司馬法在藝文志禮家證之。史記言齊威王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增穰苴於其中，因號之曰，司馬，穰苴兵法。古本或爲一書，然經史傳注所引司馬法，多今本，所無疑。在百五十五篇中，玉海則以爲今存五篇。太平御覽則引古司馬兵作文，與今本多同。又載穰苴兵法，不在此書。左思亦有疇昔覽，

穰苴之語，通典亦引司馬穰苴，豈今佚者，爲穰苴書耶。

通典引司

馬穰苴曰：吾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車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除八千七百五十人，隊一百七十五

，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十軍可知。此文又見太平御覽。又有注云：凡兵者，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曰八陳。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御覽又引穰苴，法曰：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戰春不東，秋不西月食還師，所以止戰也。後四語，今本無之。

。阮孝緒作七錄時孫子爲上中下三卷。見史記正義，隋書經籍志載孫子兵法一卷，魏武帝注吳起兵法一卷，賈翊注司馬法三卷，齊將司馬穰苴撰，卽今本也。賈注已佚，或卽太平御覽所引注文。司馬法爲齊威王時大夫追論撰述之書。隋志題屬穰苴誤也。兵家言，自漢張良，韓信，任宏，序次定著之後，魏武諸葛亮各爲寫錄。列代名將，行用流傳不絕。宋元豐時，以此三書并六韜三略，尉繚李靖兵法爲武經七書，列在學官，不得由後人妄自增損。如此所存三墳子夏傳諸書，僞造之本今。

國家令甲，以孫吳司馬書校，武士伏讀。

欽定四庫書目提要言：應武舉者，所誦習坊刻講章，鄙俚淺陋，無一可取，是善本傳世最少，恐試官發題舛誤，文義乖違，所失大矣。嘗讀華陰道藏手錄孫子十家注本，刊於歷下，又得明洪武時進士劉寅直解武經三書，較此本大略相同，補其缺葉。寅凡例以爲因宋國子司業朱服校定之舊，是宋本如此。寅又据舊本增訂數處，蓋宋時別本耳。此本既影寫上版，宋人缺筆字，及不合六書字體，皆仍其舊。每篇有卷上中下題識，又不分卷，亦因之板心注明，補葉不惑，後人當與顧茂才商推作音義，附後云：軍爲五禮之一，儒者宜知戰陳，無勇經言非孝。而孔子云：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豈慎戰之義，或學其書，未習其事，指謂不歷戎行與夾谷之會，使司馬兵萊人反侵地，可

知有武備矣。不佞遠祖孫子家、燕山忠愍侯及子弟羣從以明初佐命功析圭分鐵券者數世。中葉以來，始以科名文學顯，愧將門之後，未究兵鈴，僅因獲舊書，與同志分別真贋，又嘗得古印，方半寸文云：孫武私印藏於家。又得古辟兵錢，背有騎將象面，文云：吳將孫武以贈翁翰林，樹培古人，嗤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其斯之謂矣。是歲庚申，斗指，巳午二辰間之月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刑部郎中，分巡山東，充沂，曹，濟，兵備道署，山東按察使，孫星衍撰，吳縣學生顧純書。

始計第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

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較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

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第二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

國，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于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蕙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

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轆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

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第四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

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所以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鬥衆如鬥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鷺鳥之疾，至於毀拆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

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於人，故能人擇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

攻而必敗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

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鬥，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形無常勝，四時無常

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第七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于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

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

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愚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

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于水內，令半途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苦交軍于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陵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

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兼葭，林木蘦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餼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雖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

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由入者隘，所

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鬥；是故其兵不修而戒：

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劒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理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遷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

，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鬥，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

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一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

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于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

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閒第十三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閒有五，有因閒，有內閒，有反閒，有死閒，有生閒。五閒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閒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閒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閒者，因其敵閒而用之。死

聞者，爲誑事于外，令吾聞知之，而傳于敵聞也。生聞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于聞，賞莫厚于聞，事莫密于聞，非聖智不能因聞，非仁義不能使聞，非微妙不能得聞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聞也。門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聞必索知之，必索敵聞之來聞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聞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聞，內聞，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聞爲誑事，故鄉聞，內聞，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聞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聞可使如期。五聞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聞，故反聞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聞者

，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攻敵之必，守之必固，用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攻敵之必，守之必固，用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攻敵之必，守之必固，用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攻敵之必，守之必固，用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攻敵之必，守之必固，用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攻敵之必，守之必固，用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攻敵之必，守之必固，用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攻敵之必，守之必固，用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攻敵之必，守之必固，用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攻敵之必，守之必固，用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卷五 吳子兵法

圖國第一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令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于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以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鬥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

，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

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

，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伯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穫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

入可以屠城矣。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伯，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問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

：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
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
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鬥，楚陳整而不
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
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
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
陳可壞。秦性强，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壞。皆
有鬥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
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
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
，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

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利，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

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閒，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旣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旣竭，薪芻旣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匆匆，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旣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鋼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我謂治者。居則有禮，動者有成，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役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

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

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給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灶，無當龍頭，天灶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蓄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

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甯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

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理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閒，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颯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

，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譁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應變弟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

，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旣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

，以觀敵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鬥，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急去，勿得充容。

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桃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

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迫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精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

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廷，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餽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餽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餽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

，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卷六 尉繚子兵法

尉繚子尉姓繚名，魏人，乃鬼谷之高弟，理善陰陽，深達兵法，與弟子隱于夷山，因惠王聘，召陳兵法二十四篇。

天官第一 此論天官之說
不如盡人事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刑德旺德旺生，可以百勝，百戰百勝有之乎？

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黃帝所謂刑德德者如此所謂天官時日

，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低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為絕地，向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濟背水向

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書之陣哉？

由人事不盡也楚將公子心。

心公子名

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

，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

占者謂彗柄在齊，當勝不可擊。

公子心曰，彗星

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

以人事論

明日，與齊戰，大破之。

此見天官之不可拘

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黃帝言先聽信於神鬼，不若先稽我識，是謂之天官者，不過盡我人事之智而已。

兵談第二

此論治兵之法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

稱地廣狹

以城稱人，

稱人多寡

以人稱粟

稱粟多寡

，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

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

戰者取勝於外，備者主守於內，相為協應，若符節之，

其以合者，三者相稱，無異，故也。

○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

治兵之法

上，祕藏地下，幽邃若在天，一如天地，生於無者。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惟祕邃若此，故其開啓之也，大用之

不流於輕窳，小用之，不待於恢張。明乎禁舍開塞：明乎禁之，舍之，開之，塞之，四者之道，民流者親之：

地不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民有流移者，

親而撫之；地不治任者，使民任之，斯則國可富治矣。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治

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

，將勝也。富治之國，民不發軔，出師甲不暴露於外，而其威足制天下，故曰，兵之取，勝在朝廷之富治也，是不暴甲而勝者，人主之制勝

也，若待陳而後勝則勝在將而不在主矣。○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此言不可因忿興兵，而常審其勝不勝之勢也。○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不待一日患在

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不待一月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

，不待一歲○此段言兵貴神速○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

，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

悖率人者難矣。此言為將
之得失

○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

，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言兵勢雖異
皆能勝人重者如山

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復原
重兵

輕兵之
勢如此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

左，言兵勢所加令
人不能相救也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

乎疑慮，堂堂決而去。木弩，弩也。羊角，旋風也，言行兵之勢，如總持
，則人人騰躍凌駕，張其膽，絕其疑，堂堂然決
，木弩發機，迅疾而不可禦，如旋風直上而不可遏

勝而往矣，故羊腸鋸齒，山谷方圓省皆能勝也。

制談第三此篇錯論兵家行伍之制賞罰之
制統馭之制農戰之制用賢之制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

所指，則百人盡鬥，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鬥。覆軍殺將，則萬

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此言兵當先定其制，而歷推制定
之善如此，下乃言兵制之不定。古者，

士有什伍，十人爲什，五人爲伍。車有偏列，車衆十五爲偏，五偏爲列。鼓鳴旗麾先登者，

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

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言兵有先登者征役

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言兵有逃奔者

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

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拖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

敗也。世將不能禁。言兵有棄將而走，以爲衆倡者。夫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登

之，深水絕過之，堅陣犯觸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

河：不可得也。反復言四者之當禁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

，故能使之前，進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

有功。此言禁四者，惟在明號令，審法制，決賞罰耳。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

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

失刑。父不敢舍縱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

此言統馭有制則可使三軍之衆，不相縱惡

矣。一夫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

皆不有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

軍之衆爲一死，賊莫敢當其前，莫敢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

，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

此言能激其必死之心，則可使三軍之衆獨出獨入矣

。有提十萬

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

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

，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

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之

勝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

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此言能明禁舍開塞之制，則可以勝人矣。今國被

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聘，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

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耳。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

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此言求助于鄰國者，其兵有名無實，且不可得而戰無益也。量吾境

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

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言經制境內之民，

使之衣食於我，而無益於戰守者，其咎不在民，而在內無賢人以定其經制也。內字須以末段照看方明。天下諸國助我戰，猶

良驥騄駼之馱彼駑馬，鬢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言諸國之助我戰者，若駑馬

之鬢與角逐耳，何能續吾軍氣以當敵國良驥騄駼之疾速哉。吾用天下之用以

○上節言國中之制不定，而此又申言隣國之兵無益如此。爲用，吾制天下之制以爲制，修吾號令：明吾賞罰，使天下非

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

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此言能定其制而使民爭務農戰，則國富兵強而天下莫敵矣。民言有

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

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

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

由國中之制弊矣。此言輕戰之言不可聽，當內能賢人與謀也，否則反取覆敗耳。若此者亦由其國中之制度弊壞，而不修明故也。

戰威第四 此篇論用戰之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其詳在下講武料敵，使敵之

氣失而師散，雖刑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

，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闖音發

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

矣，此言兵之勝者有三事。○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

實則鬥，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者廟勝之論，廟算勝。二者受命之論，立將受命。三者踰垠之論，越江河。四者深

溝高壘之論，深其溝池，高其營壘。五者舉陳加刑之論，修舉行陳，重加刑戮。此五者，先

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如是則能擊敵人，之虛而奪其氣。善用兵者，能奪

人而不奪於人。能奪敵人之氣，而不為敵所奪人。○此言所以奪敵之氣者有五事。奪之，心之機也，令

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

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過差不得遽改。小疑無中，小疑貳不得中止。故上無疑令

，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

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此言在上者不可有疑令以惑

衆心。○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

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

此言在上者，當以禮信親愛孝慈廉恥率其民。

○故戰者

，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

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

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之所

生而利之，因民之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

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

此言戰者當率身以勵士而因詳勵士之道也。

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

，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此言戰者以人心固結爲本

○地所以養民也，城

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

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

此言先王以務耕，務守，務戰，

爲本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

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强；器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

此言先王之事兵有五務。故能靜則守固，動則成功。

○夫以居攻出，則居

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鬥欲齊。

此言以居守而攻客出之法。

○王國富民，霸

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

所救。

此言富上不富下之害。

○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

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

此歷推人事之當修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

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身同之。

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此又詳言爲將之道。

攻權第五

此言攻取權變之法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力分與專反夫力弱

，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兵力弱之弊。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

背，則計決上而不動，下動決下而不禁。上異口虛言，將無修

容，卒無常試，發攻必共。心背弱之弊。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鬥，

○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

，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

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

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

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

者，必先知畏侮之權，此言為將者當立威而使民畏我。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

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

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使民愛我畏我而已。○戰不必勝

，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賞不足信也

。不能戰勝攻拔之者，由刑賞之不信。信在期前，事在未兆，又言立信當在期約前謀事當在未兆時故衆已

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存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必期

于我功而後已也。○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鬥戰者無勝兵。敵人分險

而守，其心不欲戰；敵人與我挑戰其氣必不全，敵人忿怒與我格鬥者，其兵必不勝。○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

，仗義而與人戰者，當首倡而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爭私忿結衆怨而戰者，但應之於不得已。怨結雖

起，待之貴後，怨結之兵，雖不得已而起，然待之貴後，勿爲首倡。故爭，必當待之；息必

當備之，凡與人爭，必當待彼先發，及其止息，尤當防備不虞。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

有勝於市井。凡兵有謀定於朝廷，而敵自服者；有戰於原野而後取勝者；戰於市井，而後取勝者。鬥則得，服則

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

全勝者，無權名。

若使遇門而進則得勝，彼服而退則失利。僥倖免於覆敗。此乃不意彼軍驚懼而曲法以勝敵也。曲勝非兵家之全勝

，雖勝而無權名。故明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也。

明主於戰攻之日，合聚以鼓角而不無掩襲。且兵刃雖交，各有節制，則雖不求勝而自然取勝。此謂全勝而非曲勝也，斯則有權名矣。兵有去備

微威而勝者，去備以示疎虞，微威以示微弱而取勝。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

。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此原其有法度，又有器用。應酬敵人也，周率，總率三軍也極至，則雖去備而實有

備，雖去威而實威，故能勝人。故伍人而五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

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凡伍什百千萬之長，隨死隨

代，不可久虛，權敵審將，而後舉兵。制度既已周極，又必權敵之虛實，審將之能否，而後舉兵。○故凡集

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欲速集其兵。必集敵境，期集於敵境。卒聚將至

，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樓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

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

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

未至，而一城已降。此言速兵敵境，以攻之之事。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

未設，渠答未張，渠答乃木螳螂，鏃蒺藜之類。則雖有城無守矣。有城而難守。遠堡未入

，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有人與無人同。六畜未聚，五穀未收，

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有資與無資同。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

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

。無守，無人，無資，則敵虛矣。因而攻之，則能致其敗如兵法之所云。此承上文申言，以兵速入敵境，而攻之之事也。

守權第六 此篇言守城之權法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陣，以禦戰，非善者也。進不據城郭邊圍，退不據郵

亭障隧，而以禦敵，善守者也。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

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

者，傷之甚也。能臣利器盜收於郭中，又收民窖廩，毀民廬屋，而入城保守使敵氣十百，而主氣不半，敵人來攻必見傷殘之甚矣。此

言不足守國者其所為有如此。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守法

，守城之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

欲其力專，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守者之勇勝於敵矣。故

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

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

稱之，此守法也。此守城之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

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此言守城又要外援。

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堅而救，誠則有可守之機，人

皆扞蔽其城，而盡其資財血力以守矣。城者，期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

其城可守期年，而守者救者其力又有餘，則城可保矣。此若彼城堅而救，不言城堅而守，誠，則人知可守，而盡力，其城可保矣。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堞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

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

此言城堅而救不誠，則人知必破，而泣不能撫止矣。何以保其城乎。必鼓其

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么麼毀瘠者并於後，強居前弱居後，并力拒敵。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

塞。

敵人以重兵頓於城下，有救必能開其圍，而守者常出城決戰，據其要害險塞之地，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

中外相應。

救者且勿與敵交戰，但救其後而無絕其糧道，與守者中外相應而已。此救而示之不誠，示

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

不得而止矣。

然此救者，又當示敵以救之，不誠焉，示之以不誠者，所以顯倒敵人而陰待之者也。故必匿壯者于後，置老者于前，則敵不

前進，而守者可以出戰，不得止禦矣。

此守權之謂也。

此守城權變之說也。

十二陵第七

此言憑陵敵人之事十有二後乃反而言之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爲將者有此十二事，可以馮陵敵國矣。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己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此與上相反。

武議第八

此言用武之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

無故而殺人父兄，利人貨財，臣妾人子女，皆盜賊之事。

故兵者

，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

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農，賈，士夫各安其業

，由一人定議中上止誅暴亂，禁不義，而不爲暴虐也。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

千乘救守，百乘事養。大國務農戰之政，次國務救守之具，國務養民之事。農戰，不外索權；

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務農戰則其威自足，而不必外索他人之威權；務救守則有備無患

，而不必外索他人救，助務事養，則上下皆足，而不必外索他人之資財。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

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若戰守之用不足者，必治市廛之稅以充之是市租，所以供給戰守者也。故萬乘無千乘之資助，必有百乘之市法以足用也。凡誅者，

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

。殺之貴大，賞之貴小。殺有罪，當上及大人，賞有功，當下及小人。當殺，而雖貴重必

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

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

音夫鼓。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

不當，則身死國亡。是興亡安危，應在枹端，奈何無重將也。

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為非難也。古

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

無聞，由國無市也。

蒙衝戰舡也，渠答行馬蒺藜之類不備，而欲攻守是不用善言之軍而見聞俱無者。由其國無市法，故其用有

不足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

市必有主百貨之官，其

法賤者市之，貴者賣之，以限制乎士人，不得以其物而極貴賤也。

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飢

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

市雖有出，而無官以主之，則賤

時不市，貴市不賣以致物價騰踊而用不足也。

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

戰也。

無百貨之官，則利用無法，非能戰者也。

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虱者，必為吾所效

用也。

所以然。鷲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出生入死也。

，後有憚也。喻言士卒所以必為吾效用者，以畏吾之威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

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

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長於武議安能此合也？故曰：『

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此引必言致賢士而後征伐之，大道可

明也。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

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

，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禎異怪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

今世將考孤虛，時日孤占咸池，凶合龜兆，龜卜吉觀星辰風雲之

變，五星十二辰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此言世將不修人事，而徒信陰陽術數者，難成武功。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上不為天時之順逆所制，下

不為地利之險易所制，中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

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不制於天無地於下，不制於地無主

於後，無敵於前。不制於人一人將之兵，如狼如虎，猛如風如雨，

疾如雷如霆，烈震震冥冥，天下皆驚。為將之道當如此。勝兵似水，夫

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怪也，性專而觸

，誠也。今以莫邪之利，劍犀兕之堅，獸也其皮堅可為甲三軍之衆，有所

奇正，行軍有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如水之觸崩丘陵矣。故曰：『舉賢用能

，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

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

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撲嫩蓋之以蔽霜

露，其舍止之處不平下治隴畝，上以叢生細木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

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欲求人死戰，則不自求其尊，欲竭人之力，則不責人以禮。故古

者介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己以煩也。無以己之故而煩瀆爲禮。夫煩人而欲乞

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

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

『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

非將事也。三軍成行。列一舍三十里而後成三舍。九十三舍之餘，

如決川源，莫能禦。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聖音惡之，赤

者赭之。聖，白土也。赭，赤土也。敵用白，吾亦以白土飾之，敵用赤，我亦以赤土飾之，欲以混其旗物也。吳起與秦戰未合

，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

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第九 此言爲將者理斷獄訟之事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

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斷制之命令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

外，雖鈎矢射之弗追也。君子近察囚情以救其死，其有厭射聽斷，而不入金鈞束矢者，亦不追咎。故善審

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但惟無私而畢照無遺矣。笞人之背，灼

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

。言酷刑不可用。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皆可賂免試聽臣之

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不能通一言之關節。雖有

萬金，不能用一銖。不能用一銖以求免。今夫決獄，小圍不下十數，中圍不

下百數，大圍不下數千數。國監也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

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

，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

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

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原官第十

此原為官之事凡二十有三亦錯舉而言之

官者，事之所主，為治之本也。官所以主事乃為治之本制者，職分四民，治

之分也。官之有制職司，農，工，商，賈之四民，乃為治之分限。貴爵富祿必彌，尊爵之體也，

貴人以爵，富人以祿，而必稱其才德，乃尊卑之統體。好善罰惡，正比法會計民之具也。賞善罰惡，或

正義國法之會，或比擬國法之會，此乃校計萬民之具。均井地，節賦歛，取與之度也。均平井地而無僭踰，節

省賦歛而無橫征，此取民與民之制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此匠工之功用。分地塞

要，殄怪禁淫之事也。此殄滅怪異禁止淫妖之事。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守法度，

穆聽斷，此臣下之節度。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法令，稽效驗主上之操持。明主守，等輕

重，臣主之權也。明察主守之賢否，差等，百職之輕重，此人臣所主之權柄。明賞賚，嚴誅責，止

奸之術也。此禁止奸邪之法術。審開塞，守一道，為政之要也。審開塞之宜，守畫一之

道。下達上通，至聰之聽也。上情上達，下情下通。知國有無之數，用其仿音勒

也。仿十一也，知其數則必什而用一矣。知彼弱者，強之體也，自體強，故知敵弱。知彼動者，

靜之決也。自靜決故知敵動。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文武分職，乃王者為治之二術。俎

豆同制，天子之會也。天子會同諸侯之道。遊說間諜無自入，正議之術也

。我之議論正大，則遊說間諜無自入。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民繼世，承王之命也

。守天子禮法，以君其民，繼其世，乃承順王命者。更號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德以伐也。

。更王號易王常，違王明德，則禮當聲罪以伐之。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

賈。何王之至也。何王道之至極也。明舉上達，在王垂聽也。明知其賢而舉

垂聽而已也。

治本第十一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

有粒，蓋形有縷，夫在紘耨，妻在機杼，斯則有粒，有縷矣。民無二事，則

有儲畜，夫無雕文刻縷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惟務耕織而無此二事，則儲

蓄自足，即在下者，而在上者可知。木器腥，金器腥，木器有液，金器有腥，此奇異淫巧之事，聖人不爲也。聖人飲

於土，食於土，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聖人飲食皆用瓦器，而使陶人埏埴爲之，天下無費財矣。

此言聖人不作無益，見其得爲治之本，而下民所由以得所也。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

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此言今時之弊

，失爲治之本而當禁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

。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此申言今時之民貧困如此，以上失其治也，極童衣

短衣。古者土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

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飢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

此推今民之獨貧困者，由其失耕織之事，是今治當止，而不古若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

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飢其飢。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有焉喧呼醜酒，以敗善

類乎。此言治道之隆者，民不懷私，而有以善其俗如此。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

。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

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言失其治者，民必有爭奪之患，而上人因以刑之，亦非為上之道也。善政

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此言善為國政者，執其法制

，使民無私自不為非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

，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

至也。申言善政者，使民無私之事，惟在反求治本，因緣治理而出乎一道，則民自不為非而其治斯至矣。蒼蒼之天，莫知

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

者也。此責人君之為治者，當反求諸己也。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神明二曰垂

光，光輝三曰洪敍，洪大四曰無敵，功業無比此天子之事也。四者天子為治之事

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上句喻起下句，言天子之事，大要有四，若雜學則不為通儒，難以適治，又豈

天子之事乎？○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言無三尺之泉，足

止三軍渴，言易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為無

而其次因物，因民而教其下在於無奪民時，不違農時無損民財。不耗民財，此言民欲雖

無厭而亦易足，特上無法度禁制之，故生邪欲之心耳。太上之君，神而化之，其次則因俗而教之，若下者不奪其時，不損其財，但見民財則欲心止，而無為非者

矣。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總結上意，言凡禁惡，必以刑罰之武而成。賞善。必以德澤之文

而成。欲善治以成民俗者，其知之。

戰權第十二 此言戰陳權變之法

兵法者，千人而成權，權萬人而成武。威權先加人者，敵不力

交；不得以力交戰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不得以威接戰故兵貴先勝於此，則

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先以威權制勝自我，則可勝敵矣，若我無制勝之術，則安能勝人

乎？此上言行兵貴有自勝之道。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為勝負，此戰之

理然也，夫積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兵道之所極，有者無之，

無者有之，安所信之。兵之勝負，難必者也。故用兵之精微，誠一在乎此心神明之也，而戰權變不測，在乎兵道之極，或本

有而示之無，或本無而示之有，使敵人安所憑信，此所謂戰權也。○先王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正人則任

之，而詐人則去之，存其慈順，決無留刑。可宥者存慈順，而當決者無留刑。此言用人用刑之道。○故知道

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

圖止我生，而敵制勝矣。知兵道者，必先圖謀，不知止之，敗何在乎必往哉？若貪其有功而輕進以求戰，則敵亦謀所

以止我之往，而或得制勝矣，豈宜輕進如此。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

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兵法言因敵求戰不知止而輕從之，見敵之來，不知止而輕加之，以主人不敢當我亦不知

止而輕陵之，必然反受其敗而喪失戰權矣。此即吾不知止而取敗之說也。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

無人，兵無道也。凡兵勢為人所奪者，十無全氣而難戰，衆心先自恐懼者，士不堅心而難守。自此兵交而輒敗，皆因制勝無人，

而行兵無道故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

威之，兵道極矣。

惟衆心向往不疑，則非我恐者而可從之。敵氣為勢所奪而不前，則我非奪者而可加之，且又明見敵情而自處高

地，則情與兼得，而可威加於敵矣，此兵道之極也。此與上節，一反一正言之。○其言無謹，偷失其陵犯無節

破矣，水潰雷擊，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

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則敵國

可不戰而服。

此又舉兵道而重言之，凡行軍不謹言，則致偷失軍機，凌犯無節，則致破傷士卒，急暴如水潰雷擊，則致紊亂三軍，省所當

戒也。又必以智決擇事勢於危者而圖安之，於患者而思去之，廟算必欲勝，受命必欲專，踰敵境必欲成功，則敵國不戰自服矣。

重刑令第十三

此言軍中以刑令為重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

此言千人將之刑。

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

殘，男女公於官。此言百人將之刑。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承上兩節言。故

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此又引先王之事以申前意。

伍制令第十四 此言制立什伍之法令

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

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闔，闔相保也。此言伍，什，屬，闔，有相保之制。伍有

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

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

於罪，知而弗揭，全闔有誅。此言伍，什，屬，闔，有揭罪之制。吏自什長以上，至

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

者，皆與同罪。此言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亦各有相保揭罪之制。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

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

其弟，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此言相保揭罪之善。

分塞令第十五

此言軍中分地閉塞之政令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

塞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申分地皆營其溝域，而明其

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

與之同罪。申塞令言經營其溝域，而明示以閉塞之號令，使不得交通，有踰養者伯誅之。軍中縱橫之道，百有

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

之符節，不得通行。軍中縱橫之道，每一百二十步立一府柱，量人之衆寡，與地之廣狹，而使柱與道相望，以禁止行人清肅道

路，非有符節不得行。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軍中

雖采薪芻牧之人，其中必有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將吏之行伍，則亦不得通行軍中。

無節制，士卒行不成伍，踰分干地者誅之。，踰分限犯信地者，亦必誅之。故內無干令

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營內不敢干令犯禁，則在外姦窺之窺於伺者，自無有不獲矣。

束伍令第十六 此言約束軍伍之法

束伍之令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共一符籍，藏於將吏之所。

亡伍而得伍當之，自失一伍而得敵一伍者功罪相當得伍而不亡，有賞；得敵一伍而自無亡失者則有

賞。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既亡已伍，而又不得敵伍者，身死家殘。○此上就一伍言之。亡長得

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

除之。此推及其長言之法與伍同。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

將，坐離地遁逃之法。此又推及其將言之，其法亦與伍相同。○戰誅之法，曰：什長

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伯人之長，萬人之將

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此言軍法

各得誅其所統者。

經卒令第十七 此言經理士卒之法令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焉。分其軍為左右中三分左軍蒼旗，卒戴蒼羽

；右軍白旗，卒戴白羽；右中軍黃旗，卒戴黃羽。中卒有伍

章，士卒用五色之章以為表紀。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

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五章既備，次以號令經理士卒，亡章有

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

，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又經之以置章之等，遠者置於上，近者置於下

，欲其易見。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章號分明如此，則士卒將吏無有非其所統之人，而錯雜

者。千行伍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將吏與士卒同罪。鼓行交門

，則前行進為犯難，後行退為辱眾，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其經也。
。言其有經理之令故也。

勒卒令第十八 此言勒馭士卒之法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用此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

。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金鈴傳令也。鈴旗，麾之左則左

，麾之右則右，旗奇兵則反是。若奇兵則有偃旗息鼓，金鈴亦不用。一鼓一擊而左，

一鼓一擊而右，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左奮擊者，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右奮擊者。一步一鼓，步鼓也；徐

之十步一鼓，趨鼓也；疾趨音不絕，驚鼓也；馳驚商，將鼓也；

西方金音角，帥鼓也；東方木音小鼓，伯鼓也；比角鼓又小，乃伯長之鼓。三

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三鼓既同，則將帥與伯心。皆齊一罔敢前後。奇兵則反是。

若奇兵則不以此為節。鼓失次者有誅，誼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

誅。此言違法者有誅。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

，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為大戰之法

，教成，試之以閱，此言教戰之法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

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

。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此言教成而戰勝之效。○夫蚤決先定，若

計不先定，慮不早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言用當蚤決其計，先定其慮，否則取

敗矣。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

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言兵之奇正有先後，而不知此法者必敗也。

其舉有疑而不疑，舉動未有可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所往本可信而不信。其致有

遲疾不遲疾，致敵本當或遲或速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

將令第十九 此言大將之號令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令行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

留令者誅，失令者誅。此言君之重於命將如此。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

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言將軍既受命而出，示衆如此。將軍

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言將軍入營其令如此。

踵軍令第二十 此言踵軍之法令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為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為戰合之表，合表乃起。約立合戰之表記，於所表之地，踵軍之表與大軍之表相合，然後起而相應。踵軍

饗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此上言使踵軍趨戰之令。興軍者前踵軍而

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

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

，踵軍遇興軍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

此上言使興軍趨之令。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

居之，戰合表起，卽皆會也。此承前踵軍興軍而言；兵有什伍分合之數，且豫別其職掌，使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

。及至戰陣將合，表記皆起，然後衆皆合於一處。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

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就大軍言。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軍

踵軍旣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

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方行

用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內也。此詳分塞之令，言興軍踵軍旣行，則境內之民，皆不許行，以防泄漏。

軍情。但惟持節者得行，然亦必待戰合表起，而行，蓋凡欲戰者，當先安靜境內，使勿泄漏。

兵教上第二十一 此言教習兵士之法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

長前行之教之，後行者後行之教之，左行者左行之教之，右行者

長右行之教之。先分行列而教之。教舉成五人，其甲首即行長有賞弗教如犯教之

罪，此責備行長。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此責備同伍者言，

羅列于地，而不進戰者，自揭首其伍內之人，互揭則免罪。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

如犯法者之罪。就伍言。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

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就什言。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

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就什以上至裨將言。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

兵教之法。喚起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

，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差降即前首，項，胸，背，腰，之異是也。○此段言置章之法。伍長教其四人，以

板爲鼓，以瓦爲金，以竿爲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

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此言伍長教伍之法。伍長教成，

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

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

將教之，陣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立一表柱旣陣陣定去表，百步

而決。決百步而趨，趨百步而驚，馳習戰以成其節，此歷推教戰之法爲之

賞罰。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

以明賞勸之心。此應前正勸賞必在兵教之意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

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此應前明刑罰必在兵教之意。令民背國門

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戰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以其賞罰明正也，此推能明

賞罰之效。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鬥。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

變，兵行無猜，輕人馬不帶甲曰輕兵者若霆，奮敵若驚，此亦賞罰所致舉功別德

，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再言能明賞罰而使民從令如此。前軍

絕行亂陣，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民既從令，則前軍有以越絕敵行，優亂敵陣，攻破敵堅，如水之潰決而莫禦者，以

其賞罰明正故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兵教兼承上教兵之事，併賞罰而言。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兼併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

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連坐之刑則，凡同伍相保者，有犯則同罪也。二

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地方之禁，禁止營中行道之人，以網羅外來之姦。三曰

全軍，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保全軍陣之法，凡各甲首，互相親附，三

五互相和同，以固結其車陣之班聯，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

開塞之法，分地各有界限，使各死其職，而堅守分地焉。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

車爲固，以逆以止也；分守界限之法，左右有禁，而不相踰，前後相待，以爲守。又以藩垣車乘爲壯固，而以迎逆敵人，止

舍軍士也。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

；號別之法，前列之士，務於進戰以別，於後列者，不得爭先登進，而不循次序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

卒不亂也；士卒有五章之別，以彰明前後行列，使始終不致紊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

有分部也；全其部曲，使行列之曲折相從，各有所分之部而不混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

德也；以金鼓興起有功，招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陳車之法

，接連前矛，使不繼續，馬冒其目，使不驚馳。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

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死士之用，擇軍衆中有材智者，使乘於戰車之內，或前或後，或縱或橫，令出

力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力卒之用，經理三軍部曲之全，將不指麾，不

視其目，則不者，教成犯令不舍。教之已成，而有犯令者罪之不舍。兵弱能強之，主

辭尊辭尊，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

遠，公國軍小出於閫，組甲不出於橐，而威服天下矣。言能如此，則必自勝而威人

卒卒，兵有五致，行兵者，所當委致有五。為將忘家，致家踰垠忘親，踰越山川之垠，則致親。

指敵忘身，致身必死則生，致急勝為下。言當致禮，苟急於取勝則為下策。百人被刃

，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

承上言兵有五致，則可致勝乎人矣。百人被刃而知致，自能陷人之行而亂人之陳，千人萬人做此。○武王問太公望曰：吾

欲少間，乘時少而極論用人之要。望對曰：賞如山，罰如豁，

如山難及，如豁難測，太上無過，賞罰得宜。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使民不議，賞罰之失

諸罰而請，不罰者死；諸賞而請，不賞者死。諸凡罰罪賞功而干請，不罰不賞者坐死。

○此引言信賞必罰，為用人之要道也。○伐國必因其變，因敵變動而後伐之。示之財以觀其窮，示

之弊以觀其病，示之貨財而觀其貧窮否，示之弊害而觀其困病否。上乖下離，離人乖離。若此之類

，是伐之因也。○凡興師，必審內已外人之權，以計其去，計度

去就。兵有備闕，彼此之兵，孰備孰闕。糧食有餘不足，彼此之糧食，孰有餘，孰不足。校所出入

之路。彼此之路，孰遠近險易。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入其國而勝之。○此上言興師伐亂之始事

。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敵勢在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

；敵勢在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扼；敵勢在援地窄而人眾者，則築大堙

音因以臨之。敵勢在內無喪其利，民利無奪其時，時寬其政，苛夷其業，

生救其弊，民弊則足以施天下。○我之恩威布於天下矣。今戰國相攻，大

伐有德。特其強大而伐人之有德者，是無因矣。自伍而兩，自兩而師，不一其令，率

俾民心不定，徒尚驕侈，謀患辯訟，更究其事，累且敗也。

言不惟伐國無因，又且號令不一，使民心不定，徒向其驕侈謀生，患害生辯，詞訟為吏者，不暇治軍，而專於推究其事，此則不無累弊，且致敗北矣。○此上言今時興師之際如此。日暮路遠，還有挫氣，師老將貪，爭掠易敗。此言既入敵境之際

日暮路遠軍還，皆有挫折之氣矣。且師老將貪，軍士又爭掠財物焉，如此則易於取敗矣。又何能以施於天下乎？○凡將輕壘卑眾，

動可攻也；將帥輕率，壁壘卑小，士眾搖動，此可攻者。將重壘高眾懼，可圍也。將帥持重，壁壘又

高，眾心恐懼，此可圍者。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矣

。凡圍敵者必開小利，誘敵趨之，使以漸夷弱，眾夜擊者，驚也。昏夜則彼因空乏而節吝，不飽食者，必皆思亂之。相擊

，由震驚。眾避事者，離也。避事而不服役者，由上下離心也。待人之救，期戰而蹙。

皆心失而傷氣也。待人來救，期戰而迫蹙。傷氣敗軍，曲謀敗國。士氣挫傷者必敗，計謀偏曲者必亡。○此皆料敵之事。

兵令上第二十三 此言用兵之禁令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

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戰國則不本於仁義者。○

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兵之勇戰爲武，智謀爲文。故以先後

言，則武爲培植，而文爲穀種，以內外交。則武爲治表，而文爲治裏。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審文武而善用之，則先知勝

負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又別言文武之爲用，不

同如。○專一則勝，離散則敗，人心宜專一，不宜離散。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

達。布陳貴密。鋒刃貴疏。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士卒可畏將不可畏敵

。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所以能知彼此之勝敗者，以能稱

量我之將與敵之將也。蓋敵將與我將，亂勢猶權衡，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不可以不稱也。安靜則治，暴疾則亂。將

靜則士卒整治，將暴疾則士卒離亂。○出卒陳兵有常令；出我卒，陳我兵，皆經常有之令。行伍疏數有

常法，行伍之或疏或密，皆有經常之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先後之次序，有適中之宜。常令者，非

追北襲邑攸用也。常令非追逐逐北，襲取城邑之時所用。蓋此時貴出奇制勝，而常令不可拘矣。言常令而常法可以例見。前

後不次，則失亂也，先後斬之。前後不循次序，則失行軍之道，故紊亂先後者必斬之。○後二節申前三節之意。

○常陳皆向敵，布陣之常法，士卒必向敵人。有內向，有外向，向吾軍者曰內向，向敵軍者曰外向。

有立陳，有坐陳。有士卒皆立之陳。有士卒皆坐之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

，所以備外也；內向顧軍中，外向備敵人。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

也。立陳便於起行，坐陳暫令止息。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立坐二陳相參以進止，不可

皆立皆坐，而將居中以主之。將亦居中以主之。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坐者所操之兵用劍斧，欲便

於擊；立者所操之兵用戟弩，欲其及遠，將亦居中以主之。○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

勝之道也。先以正兵合戰，而後以奇兵扼絕之，其勝可必矣。陣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

，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袍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

此矣。既奇正並用，而又軍器備，軍法嚴，則存亡死生，在袍端可決，而人莫能禦矣。○矢射未交，長刃未接

，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祕。虛，實，祕

者，兵之體也。三者兵家之大體。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去離大軍為前禦之備者，邊縣列侯，之兵各相去三五里，聞大

軍為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邊縣開大軍之備戰，則禁止行人，以安境內。

○內卒出戍令，將吏授旗鼓戈甲，在內之卒，出戍於邊令。所統之將吏，授以軍器。發日後

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此治戍卒後期出境之罪。兵戍邊，一歲

遂亡。歸不候代者，法比正軍。遜亡之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

，弗知，赦之，此治戍滿一歲，不居代而即歸之罪。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

母妻子盡同罪。此治戍卒後期。而見大將之罪。卒逃歸至家日，父母妻子弗捕執

，及不言，亦同罪。此治戍卒逃歸之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

獨北者，盡斬之。此治戰士及將吏，上下不相顧之罪。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

之而奪領其卒者賞。此賞將吏能斬敗將，而奪其領卒者。軍無功者戍三歲。此罰從軍而無功者。

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後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

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

功者戍三歲。此治大將戰死而從吏在右士卒不能死戰之罪。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

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此治同伍不相保之罪。軍之利害，

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

，聚卒為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

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此言軍士名在官，而實在家之弊。臣以謂卒

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為饒，名為軍實。是有一軍之

名，而有二實之出。此言卒有逃歸者，同舍之伍人及逃者之吏，皆罰之入糧以為軍實，是有一軍之逃名，而因罰有二實之出也。

。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歲事曷以免奔北之禍乎？上空下竭，軍威不振，難免奔北之禍。

矣。○此反起下文。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

，及戰鬥，則吏卒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制節

，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此因禁止逃亡而併言兵家有三勝之道。臣聞

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吾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

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

，令行士卒。此言能自殺其士卒者威令斯行也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

人之鬥也；萬人之鬥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也。』此言士卒不用命之弊以見其

當殺也，賞如日月，大信如四時，不令如斧鉞，之制如干將，之決干士

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此言使士卒用命之道

按尉繚，魏人。其談兵主於分本末，別賓主，崇儉節歛。

右文左武，雖未純王政，亦窺見其本矣。但未章殺士卒半

等語，慘刻太甚，豈其徒知兵事尙嚴，而不覺其立言之過歟？